

单田芳评书精粹

● 单田芳 著

白眉大侠

第三卷

白眉俠



群众出版社



● 单田芳 著

白眉大侠

第三卷



群众出版社
一九九九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眉大侠/单田芳著. —北京:群众出版社,1998

(单田芳评书精粹)

ISBN 7-5014-1842-X

I. 白… II. 单… III: 北方评书-作品-中国-当代

IV. I239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21591 号

白眉大侠——单田芳评书精粹

单田芳著

丛书策划 鲁玉容 黄 钺

责任编辑 鲁玉容

封面设计 李 铁

插 图 巩 平

技术设计 李隆昇

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:67633344 转

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政编码 100078

印 刷 北京彩虹印刷厂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
字 数 1273 千字

插 页 6

印 张 53.625

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 S B N 7-5014-1842-X / I · 743

印 数 0001—5000 册

定 价 (全三卷) 83.00 元

第九十九回

小达摩血染王家店 十七老围攻夏遂良

白眉大侠徐良剑斩飞剑仙朱亮和三尺地灵，吓跑了铁掌霹雳子詹明奇和血手飞镰江洪烈。虽然说解了燃眉之急，但是仍然存在着危险，因为他们住的王家老店离三教堂不甚远，凭这些人的脚程，时间不长就能赶到，倘若这两个人回去告急，把金灯剑客夏遂良给搬来，对徐良和白芸瑞来说，危险太大了。白芸瑞看到这点，所以请示徐良：“三哥咱该怎么办？”徐良合计了半天说：“老兄弟，我看这样吧，既然招牌全立好了，蒋四叔以及各位高人都会到王家老店来找咱们，如果转移了地方，他们就得扑空，不如咱们分道扬镳，我带着房书安住在王家老店，就是金灯剑客来了我也不怕。能打则打，不能打我还能躲。你呢，保着老师夏侯仁赶紧转移到其它地方，越安全越好。在最近一个时期，你不要露面，好好地让他老人家调养。陈抟老和尚说一个月以后，他老人家身体就能康复，待等康复以后再露面也不迟。”白芸瑞点点头：“三哥您说得挺有道理。不过本来咱们就人手少，我再离开，剩下您一个人，我真不

放心。”“呵，兄弟，你不要惦记我。我是福大命大，向来就是逢凶化吉，遇难呈祥。明天我就准备车辆，你把老人家送走，到了安全地方再写信通知我。”“好吧，事到现在，也只好如此了。”今天晚上还真不错，白云剑客睡得非常踏实，白芸瑞按时给老师灌了药，就守在身旁，徐良和房书安睡到外间屋，一夜无话。到了次日天渐亮。白芸瑞早早地起来梳洗完毕，又给老师吃了药。白云剑客破例把眼睁开了，“呵——身边是何人？”白芸瑞乐了：“师父，是弟子白芸瑞。”“嗯，是芸瑞，为师现在何处？”“老师，您现在在王家老店，被人家打伤正在养病。”“是吗？”老剑客闭上眼，回忆了多时，这才想起几天前的事。噢，对呀，我正跟金灯剑客夏遂良伸手，有一人突然暗下毒手，把我后腰给打伤了。打那以后就什么都不清楚了。不用问，这是芸瑞他们把我救了，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给我养伤哪！白云剑客眼泪围着眼圈一转，“芸瑞，跟我说实话，为师的伤能不能好呀？”“师父，你放心吧。我们是请陈抟老祖给您调治的。他老人家留的仙丹妙药，亲口对我说，不出一个月保您身体康复，什么伤损都不会有。”“噢，陈抟老祖来过了？”“来了，给您看完病，又走了。”正说话呢，徐良和房书安也起来了，两个人顾不得梳洗，扑到屋里，一看白云剑客可以说话了，非常高兴，过来见过白云剑客。夏侯仁一听说他俩就是徐良和房书安，颤抖着双手把两个人抓住，频频点头，说不出话来。房书安一看白云剑客醒过来了，他就乖了：“我说老剑客呀，您知道不知道这两天出了多大的事呀！”“啊，贫道一概不知。”“那您就听我给您讲讲吧。”房书安就把白云剑客被打之后，昏迷不醒所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。当他说到山西雁徐良剑斩三尺地灵魔和飞剑仙朱亮的时候，白云剑客的精神顿时一振，他紧紧拉着徐良的手，不住地点头赞叹，“孩子，我真没想到你居然有这么深的功夫，芸瑞不如你，你往后可要拉扯拉扯他。”徐良一笑，“老人家您过奖了，我这个功夫是杂拌凑，哪如我老兄弟是正门正户。”

白芸瑞一乐：“三哥，您怎么还这么说话呀，我对您是心服口服啊，往后您得拉扯拉扯我。别的不说，打暗器这一方面您得好好教给我。”“好吧！”房书安说：“咱们都是自己人，您就别客气了，老人家您好好养伤，现在我就准备车辆，把您送到平安之处。因为咱们这个地方暴露了，所以随时可能出事。您老人家正在养伤，万一遇到麻烦就坏了。”房书安说完了，找着店主人一说，店主人马上到街里找了一辆车，讲明给人家多付钱。车子赶到门外，多铺了几床被褥，一切齐备了，芸瑞这才转身到里面送信儿。白芸瑞、徐良、伙计把床一直抬到店门外，然后轻轻地把白云剑客架到车上，用被子盖好。白芸瑞把药也收拾好了，搁到师父身边，扭转身跟徐良说：“三哥，那我就走了。”“到了地方之后，派人给我送信儿，以便及时联系。”“是，我现在就起身。”白芸瑞跨上车沿，车老板晃动鞭子，徐良和房书安在后边相送。刚到小山村的山口，就见对面来了一二百人，每人手中都拿着刀枪棒棍和应手的家伙。为首的就是金灯剑客夏遂良。在他身后是五阴剑客庄子勤。大堂主翻掌震西天方天化，二堂主铁掌霹雳子詹明奇，血手飞镰江洪烈也都来了。房书安吓得一缩脖子：“坏了，快回去！”白芸瑞两腿一飘，迅速从车上跳下来，从背后拽出宝刀。徐良也扯出金丝大环刀，严阵以待。房书安赶紧护好车辆，蹦到大车上，双腿一叉，拽出小片刀来，一个劲练刀，给自己壮胆。原来昨天铁掌霹雳子詹明奇带着血手飞镰江洪烈回到三教堂，见到金灯剑客夏遂良把经过都说了。金灯剑客气得“啪——”把桌子一拍，他真没想到飞剑仙朱亮、三尺地灵魔陆昆会双双毙命，居然死在白眉徐良的手里。金灯剑客马上传话，要连夜狂奔王家老店，方天化说：“老剑客，您别着急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他走不了，夏侯仁重病在床，他想动都困难，咱们研究研究，看看怎么办好！哪怕明天再去也不晚。”次日天明，两名堂主就召集三教堂里一百七十名小和尚、小老道各拿器械拼命来了。今天在村口相遇，

金灯剑客一看对面来了辆大车，车上的人看不清是谁。血手飞镰江洪烈用手一指：“看，那个白眼眉就是徐良，大脑袋就是房书安。”“嗯！来人把道路给我守好，布下天罗地网，一个也不准逃走！”这一二百人扇子面散开，把大道、小道全给包围了。金灯剑客迈大步来到车前，用手点指，高声喊喝：“呔，对面就是白眉毛徐良吗？”徐良心想，这是一场血战哪，能不能保住白云剑客的性命就在此一举了。想到这儿，他用手一捅白芸瑞：“兄弟，你保护老剑客，看我的。”“三哥，你歇会儿，看我的。”“哎呀，你我弟兄不必谦让了。”徐良说完，他拎着金丝大环刀，迈步来到金灯剑客夏遂良近前，两腿一叉，肩膀一弓，就好像没睡醒似的。“啊，不错，还正是山西雁。你是哪一位？”“金灯剑客！”“噢，你就是金灯剑客，久闻大名，如雷贯耳，我能见到金灯剑客真是没白活呀！请问老剑客，光天化日晴空朗朗，你带着这么多人，各拿器械拦住我们的去路，打算要干什么？”“哼，徐良啊，你还明知故问吗？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这个普通的道理谁都懂。我听说昨天你一怒之间，剑斩飞剑仙朱亮和三尺地灵魔陆昆，有没有此事？”“啊……啊，好像有这个事情。”“呸，你少在我面前装蒜，难道此事就善罢干休不成？我夏遂良今天领人来就是要给死者报仇雪恨。徐良你打算怎么办吧？是想伸手叫我费点事呢，还是把眼一闭死个痛快？我也不是在你面前说大话，我跟别人打听啦，你老师是金睛好斗梅良祖，你师叔是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谷云飞，就这两个碌碌之辈，能教出什么好徒弟来？你也无非就是个普通练武之人吧！在我面前十个照面你都过不去，你信不信？到底怎样你决定吧！”徐良心想，人家说得满是实话，说我在他手下过不去十个照面，这还往多说了。老西儿又一想，宁叫你打死，也不能叫你吓死。想到这儿，徐良冷笑一声：“老前辈，我太相信啦，连我老师加上也不及你武艺的十分之一，不过你别忘了这句话：横的怕愣的，愣的怕不要命的。有这条命顶着，我什么都不怕，我可用我这个

破头撞撞金钟，就死在你的掌下，我也心甘情愿。不过有几件事情，我必须讲清楚。”“那你说吧！”“金灯剑客，就凭你的身份，在这儿劫杀我们，未免有点掉价呀，我们讲得清清楚楚，九月九英雄盛会，有什么事情我们在会上再说。可是今天还不是九月九，你就提前采取行动，不怕留下话柄吗？你是横推八百无对手武圣人于和的顶门大弟子，你这样做给你的老师武圣人都丢人哪；再说，我虽然杀了两条人命，他们是怎么死的？为什么我杀他们？你应该寻根问底弄个清楚。那白云老剑客已经被你们打伤了，重病在床奄奄一息，按理说一个顶了一个也就是了，可是你们呢？竟然想赶尽杀绝，闯到王家老店，对一个病人发威，未免过于残忍了吧？山西雁赶上，当然不能袖手不管，这才要了他们的狗命，其实我承认，我这武艺不及陆昆和朱亮，为什么能把他们宰了呢？就因为他们两个小子太缺德了，恶贯满盈，这是天道。虽然我徐良的武艺远不如你，但是你倒行逆施，迟早是有亏吃的。如果你听我徐良的，赶紧收兵撤回三教堂，咱们有什么事情九月九再说；如果你仗着人多势众，以武力压人，我徐良只有一腔热血喷洒在你面前。”房书安一听，我也说两句：“喂，金灯剑客，你什么东西！光天化日你这么做本身就犯法。我们乃堂堂皇上御赐的官人，这又不是在比武场上，你竟敢拦路行凶。如果禀明官府，起码也得判你无期徒刑！”金灯剑客一阵冷笑，他连理都没理，仍然跟徐良说：“姓徐的，别的话你不用提了，我就知道报仇二字，到底是束手呀，还是让我费事？”徐良一看事到如今了，再讲也没用了，就往前一纵，双手捧刀就剁，金灯剑客往旁边一闪身，徐良一刀走空，他把手腕子一翻，横掌奔金灯剑客的脖颈而来，按理说，金灯剑客往下一低头这一刀就躲开了，可夏遂良想在众人面前耍耍他的能耐，因此脚尖点地凌空而起，一下跳起一丈五尺高。老西儿一抬头，这时金灯剑客以上视下就好像燕子投水似的，一下子把双掌一晃直奔徐良的面门。徐良点地往前一纵，金灯剑客

双掌击空，冷不丁一转身就到徐良背后，探单掌奔徐良的后腰，老西儿赶紧把大环刀往後一扫，拨弄到金灯剑客的胳膊上。夏遂良一看不好，赶紧把掌撤回去，二人战在一处。徐良使的是八卦万胜金刀，伸刀就是急茬的，一刀挨着一刀。夏遂良一想，徐良这小子岁数不大名声可够高的，我多跟他打一会儿，看看他究竟有什么能耐。跟徐良打了二十几个回合，他心想：这小子果然是身手不凡，要到了我这个年纪可太了不起了，不过谈不到炉火纯青，比我还差得多呀。想到这里，夏遂良双手一晃，改变战术，由守到攻，这一使劲，徐良就有点挺不住了。因为夏遂良手法特快，徐良眼花缭乱，大环刀砍了半天找不着人人在哪，眼神一差，这条命或许保不住了。老西儿一想，去你娘的吧！我带着一身零碎儿干什么呢？我全扔出来得了。打着打着徐良一伸手，“叭叭”就是一只袖箭，夏遂良一低头过去了，刚一照面，徐良一抖手“叭、叭、叭”就三镖，夏遂良使了个一鹤升天，脚尖点地腾空而起，三只镖从脚下全都打空了，金灯剑客一落地上，徐良一伸手抓出一把石头子来啦，两只手打石头子跟下雨一样，夏遂良行前就后、行左就右，滴溜溜乱转，石头子全部打空。徐良额角冒汗了，心想：打我出世以来，不管对面有多硬的功夫，想躲我的暗器比登天还难，能躲开的就是夏遂良。徐良一看夏遂良奔他来了，一抖手把大环刀扔出去了，金灯剑客心中暗笑：还有这么干的？这刀是命根子，你怎么撒手了，哪知道徐良的用意，他紧跟着探臂膀就拽出青龙宝剑。这是压箱底的招了。徐良心想：当初我跟飞天魔女龙云凤学了摩山剑十八手，今天不知道能不能有用啊，想到这儿，一拽宝剑，一道寒光直奔夏遂良。夏遂良一乐，你这花招可真不少，带着两件家伙呢，好，我看你这青龙剑的招如何。说话间，两个人继续往下打。徐良的青龙剑刚使到第四招，这一招叫白蛇吐须，招发出去，夏遂良往旁边一闪身，左手一抬伸出三个指头，“叭”把宝剑给叼住了。这一叼比铁钳子钳的还结实，徐良双手往回抽

剑，使足平生之力毫无用处。夏遂良一乐，“哈、哈！小子我看你这回还有什么说的？”老西儿没办法，只好把青龙剑给了人家。就见夏遂良把宝剑往空中一抖伸手接住，用俩手指头弹了弹剑柄，对徐良说：“听说你用这柄宝剑杀的朱亮和陆昆，今天我就用这宝剑杀了你，给这两个人报仇！”说完，他挥剑就上来了。哪知道刚往前一纵身，就听脑后恶风不善，金灯剑客往旁边一闪身，回头一看，正是玉面小达摩白芸瑞。白芸瑞一看三哥使尽平生的能力，就急眼了。这会儿金灯剑客后背对着他，因此过来暗中下手。金灯剑客用掌中青龙剑往后头一擦，两件宝器碰到一处，空中打了一道亮光，白芸瑞吓得跳出圈外，仔细观看宝刀完好无损，金灯剑客夏遂良也撒剑观瞧，见宝剑上有个豁口。徐良可疼坏了，“王八驴球球，拿我的宝剑随便碰！”但宝剑在人家手，自己说了也不算，金灯剑客一愣：“两个娃娃，你们是开封府的尖子，今天我叫你们一个也走不了，看我的！”金灯剑客手中仗剑往下一哈腰，就转开圈了，他一个人把徐良、白芸瑞围在当中，两个人想逃走比登天还难。金灯剑客仰面大笑。

金灯剑客一阵狂笑，笑得令人毛骨悚然，“徐良、白芸瑞，今天我叫你们两个双双毙命！”他把青龙剑舞动如飞。徐良和芸瑞一看完了，今天是必定命丧他手了。正在这紧要关头，顺着大道上来了六位老者，其中还有个老头儿骑着驴。这六个老者手搭凉棚往前一看，村子口围那么多人，山坡上还站着不少老百姓看热闹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了呢？登高一望，六老相顾失色，那不是芸瑞和徐良吗？这六位老头儿有邗山春秋寺的四老：大爷春月春光好，二爷夏至夏天长，三爷秋霜秋风舞，四爷冬至冬静波。那二老，一个叫金睛好斗梅良祖，骑驴的那位就是神行无影谷云飞。原来，四老在家里呆不住了，云游四海，到了山西谷云飞和梅良祖他们那儿，六老相见格外高兴，住了不少日子。每天闲谈，就提到了当初八王擂的事。想

起开封府的老少英雄，尤其想起徐良和白芸瑞、房书安等人，大爷春光好就说：“咱们呆着也没事，不如到东京看望他们，大家叙叙旧，尤其咱们这个年纪，有今天没明天的，趁着身体还健壮，咱们溜达溜达怎么样啊？”大家一听都同意了，就这样六老结伴同行，赶奔东京。到了开封府，没想到扑空了，包大人亲自接待，把六老接进书房当众说明：“徐良追赶白芸瑞去了，白芸瑞带着房书安上三教堂了，要赴九月初九所谓的英雄会。”六老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急忙问：“包大人，他们走多长时间了？”包大人回答：“你们是先后脚，相隔不到一天。”既然众位英雄不在，他们也呆不下去了，尤其是金睛好斗梅良祖惦记徐良，一听说他们赶奔三教堂，不由得担心，所以提议马上动身追赶众人。就这样，六老从开封府起身到万里白树林，他们顺着大道往前走，无意中走到东山嘴。六老一看徐良和白芸瑞被一个人围住了，急忙下了山坡，直奔人群。老百姓在外圈，里面是三教堂的小和尚和小老道，这些人回头一看来了个骑驴老头儿，刚想过去阻拦，哪知道这小毛驴够厉害的，见着生人是连甩脑袋带扬蹄子，乒乓一顿踢倒了六七个。小驴冲开缺口闯进人群，五老在后面也跟上了。谷云飞在驴上高喊：“徐良、芸瑞不必担惊！我们来了！”啊呀，金灯剑客夏遂良听身后一阵骚乱，知道出事了，急忙转身观瞧，徐良乘此机会将他手中剑踢飞，他一惊，飞身跳出圈外。徐良和白芸瑞这才拣起金丝大环刀和宝剑，擦汗观看，“哎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师叔来了，哟，我老师也来了！”白芸瑞长出了一口气，心中暗想，阿弥陀佛，苍天长眼，怎么这六位老人家来得这么巧呢？晚来一步就见不着了。小爷俩给六老施礼，梅良祖就问：“良子，这怎么回事呀，这人是谁？”徐良知道老师不认识人家，“啊，老人家，他就是赫赫有名的金灯剑客夏遂良。”“谁？”“金灯剑客。”“啊！”梅老剑客吸了一口冷气，替徐良和芸瑞担心，心想多悬哪！就凭你们两个的身份敢跟夏遂良伸手，真是吃了熊心豹胆了，我们要

晚来一步，你们焉有命在？梅老剑客简单地问了问经过，徐良往车上一指：“车上有一位重病人，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。”六老也没详细地问，让徐良和芸瑞护着车辆，他们一字排开站在夏遂良面前。梅老剑客首先说话：“对面你就是夏遂良吗？”夏遂良看了看不认得，冷冷地问道：“你等六人是谁？”六老通报姓名，夏遂良听完哑然一笑：“哈，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呢，闹了半天都是碌碌之辈。你们六个人来得正好，我听说不久以前，在八王擂的时候，你们全都给开封府帮忙，在你等的参与之下，郭长达才惨死在云阳市口，你们都是开封府的帮凶，也是我的仇人，既然今天相遇了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我也该着给郭长达报仇了。来吧，废话少说，哪个过来与我较量？”金睛好斗梅老剑客一看夏遂良太狂了，所以他飞身形，头一个过来，“夏遂良，不用吹牛皮，我梅良祖来跟你过过招。”说完，“刷”，晃掌就砸。金灯剑客晃双掌大战梅良祖。梅老剑客到不了人家的近前，十几个回合就看出上下来了。谷老剑客一看师兄要吃亏，急忙从驴上跳下来，飞身形加入战斗，“师兄，咱们两个人打他一个。”金灯剑客冷笑一声，“好！慢说你们俩，六个都上来，我也不怕。”春秋四老一听，“夏遂良，这话可是你说的。对不住你，我们可要伸手啦！”“刷刷刷”四老飞身形加入战群，六个老头儿把夏遂良给围住了，七个人打得好像走马灯似的。梅良祖一边打一边喊：“我说老兄弟们，大家可得卖卖力气呀，咱这叫攒鸡毛凑掸子，要斗不倒夏遂良，咱可没脸见人啊。”尽管大伙多么卖力，仍然战不倒金灯剑客。正打得激烈的时候，大道上又来了一伙人，也是上了年纪的六位老者。他们是大刀镇陕西严正方、翻江海马尚君义、浪里白条石万奎、云中鹤魏真、北侠欧阳春、还有黑妖狐智化。这六个人怎么凑到一块儿了呢？原来大刀镇陕西严正方，想看看女儿，他女儿就是亚侠女严英云，徐良是他女婿。严正方从陕西三千户起身，半道上正好遇上尚君义和石万奎，这哥俩也是上东京看望女儿，三老正

好都是看姑娘去。他们到东京之后，先到大相国寺，看望老侠客欧阳春，正好魏真奉命来请北侠。六个老头儿遇到一块儿了，经魏真之口，众人才知道出了什么事。六个人急急赶路，在东山嘴遇上了这件事。北侠欧阳春跟老百姓打听：“各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“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早晨就打起来了，哎哟打得可激烈呢，听说开封府的人跟三教堂的打起来了。”“啊！”欧阳春闻听，这才发现六老正在大战金灯剑客夏遂良。欧阳爷大吃一惊，他马上跟众人打招呼：“快，咱们晚到一步，六老可能吃亏！”他们要往里冲，三教堂的小和尚和小道士不答应，各晃刀枪把路拦住。“站住！干什么的？禁止通行，有事转圈走去。”欧阳爷一笑，“我们还非得在这儿借路而行，你们何苦阻拦呢？哎，借光、借光。”北侠嘴里说借光，大手指头就伸过去了，用点穴之法一捅，小和尚就动不了地方了。六老不费吹灰之力闯进人群。北侠跟同伴商议：“各位看见了吗？金灯剑客夏遂良身手不凡，一般人是赢不了的，咱一块儿上，干脆今天来个群战吧。”欧阳春晃动方便连环铲，智化晃动紫色双剑，云中鹤魏真从背后拽出白鹤剑，翻江海马尚君义、浪里白条石万奎和大刀镇陕西严正方是三把鬼头刀，六老大喊一声就闯上来了。欧阳春口诵佛号：“各位不必担惊，欧阳春到了！”十二个老头儿困住了夏遂良。金灯剑客把鼻子都气歪了，心想：你们少林派的三门就这种能耐呀，攒鸡毛凑掸子，今天我要是不打，等于惧怕你们，但赤手空拳就不行啊。因此夏遂良从腰里头亮出一件特殊的兵刃来，叫三尖匕首钺，不过他这个钺跟别人的不一样，是链子飞钺，链子长一丈八尺，粗细像小手指。夏遂良把三尖匕首钺拽出来，往当中一站，把宝钺抡开，两丈之内谁也不能靠近。十二位老者只能在外圈围着他转，有时候抽个空子攻他两招，想要伤夏遂良比登天还难，尽管十二位老剑客使尽全力，也不能取胜。夏遂良边打边笑：“好啊！这回我算认识你们众位了，真有两下子！还有没有？最好再上来几个，今天我是收庄带包

圆儿呀。”夏遂良信口一句话，结果捅了娄子了，就听旁边有人大喝一声：“夏遂良，你口气太大了吧？本来我们不想伸手，照这么一说，我们可就遵命照办了，来，弟兄们，上！”“噚噚噚”，从树林里又蹦出五个老头儿来。山西雁徐良和芸瑞一看可高兴了，来者非别人，正是云南三老，古来稀左九耳，梅花千朵苍九公，闹海老龙神苗九西。在三老的后面有西洋剑客夏玉奇，妙手回春姜天达。他们从云南三老庄来。妙手回春姜天达耳目灵通，他背着药箱子到处行医，接触的人比较多，他早就听说三教堂要筹备九月九八十一门英雄会。因此他就注意了，留心打听，知道他们是挂羊头卖狗肉，借助这次英雄会，想要把上三门的人一网打尽，给飞云道长郭长达报仇。姜老剑客到了云南三老庄，对哥儿几个说了：“这件事谁也躲不开，我们早晚都得出头，不如趁这个机会奔中原一趟。”他们四个人起身，走到半路上，正好遇上西洋剑客夏玉奇。这个人也得了点风声，但不托底，想要到三教堂看看。五老相遇，到了东山嘴。五老停身站住，一看这么多人伸手，先在旁边助阵。哪知道这金灯剑客口吐狂言，所以哥儿五个飞身跳出来，古来稀左九耳来到战场之中，冲着各位一抱拳：“各位，早来一步，我们迟到了。哈哈，既然金灯剑客说了，允许咱们攒鸡毛凑掸子，那么我们也厚着脸皮算一份吧！来来来，咱们十七个人斗斗他。”说话间五老拉兵刃加入战斗，把金灯剑客围在当中了。金灯剑客也有不少帮手呢，因为他们知道金灯剑客的脾气，这个夏遂良平常就同大伙交待过：“我这个人伸手单枪匹马，最反对别人给我帮忙。谁帮我的忙，就等于骂我的祖宗，我说翻脸就翻脸。”他有这话在先，别人不敢过来，眼睁睁瞅着十七老把夏遂良围在当中。夏遂良毫不示弱，把掌中三尖匕首钺晃得光华缭绕，使人不能靠近。正打得热火朝天，又来了两个人。头一个，穿着一身破旧僧衣，腰系麻绳，满脸的污垢；后边那位，上拄天下拄地，好像石碑。这两位高人一到，要血战金灯剑客夏遂良。

第一百回

小剑摩决斗金灯 众侠义奏凯班师

这两位高僧，头前这位是疯僧醉菩提凌空长老，后边那位高大的和尚，正是少林寺二当家的铜金刚铁罗汉大力佛欧阳普中，身后还带着四名小和尚。原来少林寺乃是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户当中的武术圣地，佛门光大，弟子众多，消息比较灵通。前些时，凌空长老接着一封信，展开一看是三教堂的三堂主陈仓和尚给他写来的。信中说，他的两个哥哥不仁不义，听信昆仑僧等人的谗言，要准备设摆八十一门英雄会，借助这次会把上三门少林寺等高人一网打尽，让凌空和尚早做准备。凌空接信后，马上呈转给二位师兄欧阳中惠和欧阳普中。这次会是由少林寺头把手欧阳中惠主持的。开会之前，欧阳中惠把陈仓的信让大家轮流看了，众人无不摇头叹息，发现昆仑僧不甘心失败，到处造谣生事，煽风点火，明着举办英雄会，暗地想要报仇雪恨，纯属是假公济私。怎么办呢？经过哥儿八个商议，就委托铜金刚铁罗汉大力佛欧阳普中和疯僧醉菩提凌空，代表少林寺赶奔三教堂，奉劝方天化和詹明奇悬崖勒马，赶紧

撤销八十一门英雄会，而后，和平解决两大派的争端。散会后，两位高僧带了四名小徒弟，赶奔三教堂，路过东山嘴，遇上了这件大事。欧阳普中一皱眉，“阿弥陀佛，我来晚了。”为弄清真相，二高僧急忙下山坡，欧阳普中高声喊：“众位，不要打了，贫僧在此。”那欧阳普中的声音就好像打闷雷似的，战场上十几个人听见这声音各晃双掌跳出圈外。此时，欧阳普中和凌空和尚来到人群当中，老少英雄一看是两位高僧，不由得喜上眉梢，围住了高僧问长问短。彼此打过招呼，欧阳普中就问开了：“各位，你们怎么来得这么齐全呢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房书安一听，“噌”从车上跳下来，“老和尚，你听我说。”房书安晃着大脑袋，把事情的根本讲述一遍。他用手往车上一指，“你们二位看，白云剑客夏侯仁的伤有多重？这都是金灯剑客他们干的。听陈抟和尚说他中了庄子勤的五阴掌，我们这个仇还没报呢。”“哦！”两位高僧来到车前，把被子掀开一瞅，白云剑客昏迷不醒，就知道这伤太重了。欧阳普中看罢，点了点头：“各位，大家休息片刻，容贫僧去跟金灯剑客交涉。”大伙点头同意。“老人家请。”众人说罢，往后一退。欧阳普中迈大步来到金灯剑客近前，双手合十：“阿弥陀佛，老剑客请了，贫僧有礼了。”金灯剑客连累带气，手中托着三尖匕首钺，把汗水擦了擦，抬头一看又来了两位丑角，他没有办法了，单手提匕首钺点了点，说：“老罗汉原来是您，真是幸会、幸会，夏遂良礼貌不周多有得罪，望老罗汉担待。”欧阳普中一听，金灯剑客比较客气，这才满意地一笑：“老剑客，放下远的，咱们单说近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，众人为何在此动手呢？”“哼！”金灯剑客冷笑一声，“欧阳老剑客，您跟我打什么哑谜呀，难道你没问过他们吗？我们今天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夏侯仁这条命，要徐良和白芸瑞的命，给郭长达报仇，给飞剑仙和三尺地灵魔陆昆雪恨，不达到这个目的我是决不收兵！”“哦——原来如此，夏老剑客，这就是你的不对，据贫僧所知，飞云道长郭长达囚禁八王千岁已经触犯国

法，他摆下不仁不义的八王擂，居心不良，想把上三门的人全部置于死地，其结果，弄巧成拙，把他自己给害了，怪不得旁人哪。夏老剑客，你乃这么高的身份，理应当一碗水端平，明辨是非，不能胡来呀，贫僧此次下少林寺，没有别的事情，我就想见见你们，奉劝各位，赶紧悬崖勒马，不得任性胡为，倘若造成恶果，那郭长达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，望老剑客三思。”“呸！”金灯剑客二目圆睁，“欧阳普中，你别往下说了，你以为没你的事吗？我早知道，你就是罪魁祸首，要没有你，昆仑僧何至于身受重伤，要没有你，飞云道长何至于毙命呢？开封府给了你什么好处？包黑子给了你什么恩典，你抱他们粗腿，捧他们臭脚，甘当鹰犬和爪牙，这笔账我都给记好了，本想到少林寺去辩理，没想到你们送上门来了，我奉劝你，别的话不用提，把我夏遂良赢了怎么都行，要不是我的对手，你们一个也休想走掉。”欧阳普中一听，火“腾”的一下就上来了，“阿弥陀佛，夏遂良啊，你真是不识好歹的蠢货，老僧苦口婆心一片忠言，哪料想你全当耳旁风啦，既然你执意不听，就休怪老僧无礼，我要看看怎样一个金灯剑客。”“哎，你快过来吧！”金灯剑客忘记了疲劳，一晃三尖匕首就亮开了门户，还没等欧阳普中过来动手，凌空就沉不住气了，“噌”往前一纵：“师兄，这种不懂道理的野驴，用不着您，看我的。”说完，晃双掌大战金灯，两个人就杀在一处。凌空是少林三大名僧，能耐相当高，但是跟夏遂良比在一起就相形见拙了，二十几个照面他就顶不住了。欧阳普中在旁边一看，晃双掌也加入战斗，哥儿两个大战金灯剑客。三个人跟走马灯相似，打了五十多个回合没分上下。五阴剑客庄子勤、大堂主方天化、二堂主詹明奇发现今天的形势越来越不妙，要想达到目的好比登天，开封府的人越来越多，这样下去是凶多吉少。他们在后面一咬耳朵，让方天化代表他们出来交涉。方天化硬着头皮在后边高声喊，“别打啦，住手！我有话说。”这一嗓子，战场上不打了，方天化利用这个空隙来到当中，